游　踪

洱海开满海菜花

□ 罗武昌

海菜花是我国独有的珍稀濒危水生药用植物，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，也是一种集观赏、食用于一身的“环保菜”，因根生长在水底、花浮于水面而得名。毫无疑问，风花雪月的大理，是无数人的诗和远方。来大理看云、来大理吃春、来大理追风、来大理赏海菜花，已成为广大游客心照不宣的一种期待。

海菜花对水质要求特别高，“水清则花盛，水污则花灭。”稍有污染就会死去，海菜花故有“水质试金石”“水质风向标”“植物中的环境监测员”之称。

洱海，这片镶嵌在大理的蓝色瑰宝，是云南第二大高原淡水湖，湖面面积252平方千米，流域面积2565平方千米，具有供水、农灌、发电、调节气候、渔业、航运和旅游等多种功能，不仅是一个美丽的自然景观，更是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，也是大理人民世世代代的“母亲湖”。

春天的洱海，在清澈见底的湖水中，绿色或棕色的水草像海蛇般浮动着。近处水面绿色，水天相接处是蓝色，连绵的苍山倒映水中随波起伏。粉色的桃花、金黄的油菜花、殷红的樱花、白色的梨花、绿色的柳枝把湖岸装点得分外妖娆，与蓝色的湖面构成一幅浪漫的洱海春日图景，满目翠绿，美不胜收。

阳春三月，是一年里最适合尝鲜的吃春时节。香椿、金雀花、青蚕豆、蕨菜、刺头菜、藜蒿、马桑花等在菜场里整齐排列，它们带着自然的鲜爽、泥土的清香、清晨的露水，从山林、从海边一齐涌向集市，勾勒出大理独有的春日画卷。人们争相购买，烹调餐桌，就想早一点把大理的鲜香嫩爽一口一口吃进心里。尤其碧绿水灵的海菜花，是来自洱海的馈赠，无论煮汤或清炒，都是一口春天的清新。

海菜花鲜嫩爽脆，清香甘美，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，市场需求特别旺盛。然而保鲜期极短，难以长途运输，一直是产业化发展的一个“瓶颈”。近年来，保鲜技术取得了实质性突破，保鲜期可长达半个月。目前，洱源依托“订单农业”模式，海菜花远销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及全国20个省市，已从“生态花”走向“致富花”，可以满足众人的味蕾需求。这一模式创新，为洱海海菜花“出圈”闯出了一片新天地。

夏天的洱海，是最理想的避暑胜地。气温多在20℃至30℃之间，微风习习，给人一种特别凉爽的感觉。在蓝天下，洱海水平如镜，朵朵白云倒映在水中，清凉的湖畔，微风吹动裙摆。此时，仿佛这世间就只剩下一个词——舒服！

盛夏时节，烟波浩渺，在洱海西部、南部、东部的沿岸地带，开满了洁白无瑕的海菜花，一朵朵、一簇簇、一片片洁白的小花浮在水面，宛如繁星落入湖中，又似高原明珠流动的星河，随着波涛翩翩起舞，成为不可错过的人间仙境。这种美景，让人不禁想起那首耳熟能详的儿歌来：“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；挂在天上放光明，好像许多小眼睛……”

秋天的洱海，美得让人心碎。天高云淡，阳光正好，气温不冷不热。湖水在秋阳下呈现出清澈的蓝色，周边山林五彩斑斓，给人一种宁静致远的感觉。洱海的水很蓝，轻轻拍打着湖岸；苍山的云很轻，绕着山腰慢悠悠地走。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，那么恰到好处。

深秋，在洱海生态廊道，游客们悠然地享受碧蓝的水、温柔的风，无数的海菜花将波光粼粼的湖面点缀成人间仙境。人们闭上眼睛静静地感受花海的簇拥，仿佛自己早已与美景融为一体。此时，远方山川披绿，近处田园一片翠绿，脚下洱海水微波荡漾。我想，人间最惬意的生活，亦不过如此。

冬天的洱海，是一年中最富魅力的。湖面湛蓝，海鸥成群，洱海的风微凉，湖水清澈明净，水杉红得似火。无论在三圣岛、龙龛码头、磻溪S弯……到处都是拍照的人群，怎一个“美”字了得。

初冬，岸畔水杉层林尽染，洁白的芦荻花迎风摇曳，西伯利亚红嘴鸥成群结队来洱海过冬。它们在湖水中嬉戏打闹，洁白的身影与洁白的海菜花常常融合到一起。画面中，海菜花婀娜多姿，集轻、柔、雅于一体，宛若一位温婉的姑娘，划着轻巧的船儿徜徉于水面，颇有几分“西子泛舟”之意境，把“水性杨花”这个颇有些尴尬的词语刻画得活灵活现。蓝天、碧水与白色的海菜花，形成了一幅专属洱海的初冬画卷，游人络绎不绝，只为追寻那一场“星河之梦”。

多年前，海菜花就在洱海的海西一带生长，但随着水质的富营养化，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，洱海水质历经波动，海菜花随之几近绝迹。直到2018年，一度消失了20多年的海菜花才重现洱海。据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介绍，该所2021年首次统计时，全湖海菜花面积约8.94万平方米，零星分布于西南沿岸且未成规模，现在已形成完整连续的带状分布，面积超过了43.51万平方米。

海菜花是一种沉水植物，主要生长在海拔2700米以下的湖泊、池塘、沟渠和深水田中。花有3片花瓣，呈白色倒心形绽放在水面上，花蕊金黄色，花丝呈扁平状，花药卵状椭圆形。果实三棱纺锤状，根生长在水底的淤泥里，细长的茎和叶在水中摇曳，仿佛一根风筝线牵引着湖面的花朵。近年来，洱海水质持续向好，几乎全年都能看到海菜花，只是花期集中在4—11月罢了。12月份以后，海菜花大多凋零，被工作人员连同枯枝落叶、杂草一起打捞出湖。此时，海菜花除观赏景点连片种植以外，其他都是稀稀疏疏的。

记得四十多年前，我从昌宁到昆明求学，途经下关第一次吃到“海菜芋头汤”时，入口柔嫩多汁，味道与海带差不多，那种软软糯糯、清香爽口的感觉，就一直残存在唇齿间。其实，海菜花的菜品有很多，如海菜芋头汤、清炒海菜、凉拌海菜、青豆米炒海菜、海菜炒肉丝、海菜炖排骨等，都是招待远方朋友的美味佳肴。

海菜花洁白、纯净、灵动，是“人不负青山，青山定不负人”的最好佐证。2015年1月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，在洱海边留下了“立此存照”的约定，寄予“一定要把洱海保护好，让‘苍山不墨千秋画，洱海无弦万古琴’的自然美景永驻人间”的殷殷嘱托。大理儿女不负重托，坚持全民治湖、科学治湖、依法治湖、系统治湖，深入推进洱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，打响了从“一湖之治”到“流域之治”的攻坚战。2015年至2021年，“洱海指数”评价为“良”；2022年至2025年，“洱海指数”评价为“优”，才有了洱海一湖的“星星海”。

洱海开满海菜花，这是大理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展示窗口。白色的花朵和蓝色的湖面相映成趣，蓝白之间尽显洱海的生态之美，以及高原明珠的温柔与生机，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一个缩影。目前，在洱海和洱源的许多湖泊中，都实现了海菜的“人工种植”。

天空是永远宁静的海水，海水是永远难以平静的天空。如今的洱海，澄澈如镜，碧波荡漾，水下“森林”郁郁苍苍，水面上白瓣黄蕊的海菜花成片绽放，就像蓝色夜空挂满一闪一闪的小星星。成群的水鸟掠过湖面，构成一幅水清、花艳、鸟欢的生态画卷。这，就是洱海最美的样子！这，就是海菜花的无穷魅力！这，就是洱海保护治理成果的最直观反映！

大理掌故

白族商帮首富严镇圭

□ 母锡鹏

说起清末民初时期的白族商帮，大家首推大理喜洲人严镇圭（字子珍）。他所开创的“永昌祥”商号为云南近代著名商号之一，被誉为“白族商界的精英”。

关于严镇圭的身世，其子杨克成在《永昌祥简史》中有一段翔实的记述：“我父亲严子珍在封建社会里有悲惨的身世。他原来是一个叫杨基的穷书生的遗腹子，随生母董氏改嫁，到严家做儿子。严家的先辈曾做过知府、知县，是官僚地主家庭，但在这时已衰落到只有改行经商了。我的父亲在严家受到歧视，简单的受过私塾教育，十三岁学做生意。继父严承园是个武生，考武举没有中式，在下关开设永兴祥商店，勉强维持生活。据说我父亲在永兴祥学生意，眼看追随继父毫无出路，只有发愤自立，向母族亲戚张士锃的太太借过十两银子，先觅一头毛驴，最初赶集（喜洲西面一华里有狗街，南面五华里有龙街），贩运土布。后来逐步发展，有一匹骡子和一匹驮马，就活动到西面的保山、北面的会理。这样一来，方得到继父的垂青，把永兴祥交代给他，继承了约五百两银子的资金。在合伙前，我父亲经营的业务是茶叶、洋纱，运销于会理，带回来四川的金堂草烟和建昌生丝之类。”

严镇圭幼年读私塾，13岁学习经商，当学徒。1903年，严镇圭与杨鸿春、江西商人彭永昌等人合伙创立“永昌祥”商号，此时有资银11000两，总号设在下关。1917年，杨鸿春、彭永昌相继退出“永昌祥”商号，股权由严姓掌握，这给严镇圭带来了独资经营的一切便利。这时，“永昌祥”的主要庄号是昆明、叙府（今四川宜宾市）和缅甸曼德，还在迪庆维西、昭通等地也设有庄号，经营业务已扩展到棉纱、盐巴、茶叶……善于捕捉商业信息的严镇圭把散茶叶加工定型为沱茶，大量销往川康各地，又从四川运回生丝销往缅甸，因此有“川销滇茶，缅销川丝”之说。研究表明，“永昌祥”商号发展的巅峰时期是1917~1937年这20年。严镇圭抓住滇缅公路、滇越铁路通车的有利形势，开辟了入缅、入越、入印3条商线，扩大经营范围，商号业绩直线上升，累计利润为4303247元，平均每年获利204916.52元，平均年利润为30.04%，资本总额由1917年的32381元增到1937年的1825900元，增长55倍。在开展商贸业务的同时，严镇圭还利用“永昌祥”的雄厚资本，开展汇兑信用存放的经营，进行存借款，向银行、商号和其他企业投资，获得不少利益。抗日战争前，“永昌祥”商号已发展到成都、宜宾、乐山、重庆、汉口、上海等地，除经营土特产外，还从缅甸、昆明运回洋纱、布匹供应大理农村。

严镇圭对人才尤为重视，他说“资金是办事之母，而人才是办事之父”，因而积极培训识别货物、财会、交际的各种人才，还提倡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和缅语、印语、英语，以便及时掌握信息，发展业务。1941年，“永昌祥”的资本已达3500多万元法币，盈余额达2050多万元法币，利润率高达57%，严镇圭成为富甲云南的民族资本家。

严镇圭在发展实业的同时，积极热心地方公益事业。他独立捐资10万元创办喜洲两级小学和女子小学，捐资5万元与他人创建喜洲五台中学，捐资30余万元新办苍逸书院，重印《大理府志》，还在喜洲镇设置染织厂，投入大量资金治理万花溪和西洱河。

清梦满荷塘

□ 姚静

小时候，我生活的剑川山区，附近的村寨没有水田，也鲜见池塘，人们只栽种小麦、玉米、苦荞、土豆等旱地作物。那稻香十里，荷塘横卧的景色于我是十分陌生的。

长大后，我往山外走。最初见到的荷塘在大理坝子，它们在车窗外一掠而过，给我的震撼却不亚于一场飓风，它扫荡了我关于乡村的审美记忆，原来乡村还有另一番唯美的景象。青瓦白墙的农舍疏朗有致，鸡犬相闻，阡陌通连。村前或是村后，村左或是村右，横一方池塘，婉约的气息便从那一方池塘上袅袅升起来，那是与我印象中的山村截然不同的韵味。池塘之上荷叶款款铺展，亭亭如裙，间或露一点点水波，晃一晃天光，荡一荡云影。一朵朵荷花如一张张略施粉黛的脸，从绿叶间探出头来，或粲然一笑，花瓣舒展；或低头俯首，含苞待放；或含情回眸，恰逢半开；或依依不舍，凄然凋零……满满一池荷花，朵朵情态不一。这样的乡村，她的画意和诗情让我讶异。

再往后，读了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，读了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，文人墨客不断挖掘拓展着荷花的内涵，从其形态之美、意境之美到精神之美，最终上升到思想哲理的高度，他们用荷花构建了一个高洁的精神家园。再见荷花，除了视觉上的愉悦，多少会有些思想层面的感触。一池清莲表达着出淤泥而不染的文化寓意，高标着清逸脱俗的人格意义，荷花是一面招展君子之风的旗帜。

有一年夏天到昆明去，恰逢翠湖荷花开，便约了家人一同去赏花。又恰逢一个薄阴的天气，就有了一次雨中赏荷的经历。

翠湖的荷塘面积不大，栽种的荷花品种却不少，据说有20多个品种。对荷花的品种我不甚了解，我一直是以花色来叫它们的：白荷花、粉荷花、红荷花……那一天翠湖的白荷花、粉荷花、红荷花都开了。荷叶层叠，一张接一张重叠着，簇拥着，如一柄柄碧绿的小伞亭亭撑开，似一把把青翠的蒲扇徐徐展开，感觉繁密得不能透风了。荷花便从那不能透风的繁密间探出头来，袅袅擎起一朵朵粉红艳白。阔卵形的花瓣，顶端收尖，线条流畅圆润，质地如绢似绸，团团围住一丛嫩黄的蕊，精致到无可挑剔。且不说荷花盛放的芳容，不说荷花半开的情致，单说那花骨朵就姿态不一。有青青涩涩，像一支支朝天竖起的大毛笔，饱蘸粉艳的汁液，随时准备涂抹出一池繁花来；有大小如拳，粉嫩林立，所有的惊艳都紧握其中，单等骤然放手的那一刻；有含苞欲放，三两片花瓣轻坼，耳畔仿佛有花开的声音，像一声低低的浅笑。满塘荷花，或含苞蓄蕾，或欣然盛放，或零落半残，却都有着一股天然端庄的神韵，一种天生高洁的气质，流泻一池清雅。

走进翠湖公园不久便落了一阵雨。阵雨过后再看那荷塘，只见荷叶上雨珠乱滚，银光闪闪；每一朵荷花长圆形舒展成碟状的花瓣被雨水打湿，似泪迹未干，显得更加楚楚动人。有的花瓣微微卷曲处，或花蕊间会积起一汪雨水，晶莹剔透，如在泣啼，形神俱佳。也有一番风雨后七零八落的残花，只剩三五片花瓣低垂。盛开就有凋落，日升就有日落，世间没有万全之策。

我看过一次残荷。那是在腾冲和顺的野鸭湖边。恰逢秋天，荷花早谢了，只剩一池经霜残叶，状如枯蓬，情境清冷，带几分萧瑟禅意。试想数月前，这里还是满池荷花，几多温雅、几多轻盈、几多曼妙、几多灵动在其间。转瞬间踪影全无，心绪不由有点低落，却又想起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这句古诗来，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老祖宗真会玩，那一池枯荷，顿时优雅浪漫起来，还占全了诗画意境。

一池荷花，不论盛放，还是枯败，带给人的视觉观感是其他花卉不可替代的。荷花独有的文化意蕴，也是其他花卉不能企及的。

愿你我身边，总有一方荷塘；愿你我心间，总有一朵荷花。

花叮静语

大理美

4月19日，漾濞县马厂村一户村民，周末在收割麦子的间隙，陪伴孩子在自家鱼塘里捞起鱼来，上演了一出集收割、教育、陪伴于一体的山间《割麦间的童趣》。

［方慧敏　摄］

生活笔记

三代人赶三月街

□ 周学朝　文／夏传武　图

大理三月街的历史，可追溯到唐代永徽年间，因由带有佛教色彩的庙会演变而来，故称为“观音街”或“观音市”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又享有“千年赶一街，一街赶千年”的盛誉，是滇西最古老、规模最大的贸易集市和民族盛会，令人向往。

第一次走进“三月街”，那已经是在70年代末了。我随同爷爷赶的“骡马帮”，从永平出发步行300多公里的山路来到龙尾关，那里有一条用青石板铺成的小路向三月街延伸而去，从磨得发亮的石板和马蹄印看得出它的岁月时光。早晨踏着小路边晶莹的露珠，看着沿路不远处的一幢幢泛着朝霞柔软光辉的石房子，闻着一垅垅田野里的麦苗和菜花放出的温暖气息，听着苍山雪峰化水成溪的清澈动听的水声、村庄里的鸡鸣犬吠，汇集成最动人的天籁之音。走过田边一段“刺篱笆”小路之后，又经过观音塘，随着踢踏踢踏的马蹄声很快就走进了最热闹的三月街。

三月街坐落在苍山中和峰下，白的帐篷，一个接着一个，远看像一朵朵硕大的蘑菇，占据了苍山脚下一块很大很大的地方；近观街面上以牛马、家具和药材居多，货棚里多为日杂百货，其中白族服饰最多。还有表演技艺的，主要有射弩、秋千、陀螺、武术、踩高跷等，最吸引人而最难忘的是赛马。赛马场上，骏马在阳光下奔跑，尘土飞扬，马蹄声和喝彩声不绝于耳。

后来，父亲当上了农业社的生产队长，每年都要到大理三月街集市上购买生产生活用具。那时的山区农村运输工具主要是靠骡马驮运，父亲每年都要去三月街买几匹骡马。父亲每次从家里出门，都要把一年积攒下来的山珍以及珍贵药材等带到三月街上卖，换回一些农用家具和生产工具。父亲回村后更多的还是给乡邻讲一些三月街的奇闻趣事。

直到三年新冠肺炎疫期过后，我第二次走进三月街，展现在眼前的三月街，与童年时代跟爷爷那次赶马到三月相比，三月街的容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交通便利，车水马龙，街市宽敞繁荣。开街的前一天，我从永平驱车驶进大理古城一家旅馆歇息，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到了三月街的街口。首先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仍然会有那么多人，而且都聚集到苍山脚下一条长长的青石板铺成的街面上，帐篷连着帐篷，排成一条看不到尽头的长街，夺人眼球的是人流滚滚，人声喧哗。其次，让我留下强烈印象的是，大理三月街是一个各兄弟民族每年一次的大聚会。在这里，除了白族之外，还随处可见彝族、藏族、苗族、傣族等民族同胞。还有皮肤黝黑、浓眉大眼、打着包头、围着花筒裙的印缅商人也会笑着向你打招呼。他们大多是来经销茶叶、药材、玉石、皮毛和观看民族体育竞技比赛活动的。

白天的大理三月街除了商人做生意和行人逛街，最火爆最热闹的莫过于民族体育竞技活动，赛马有跑马、走马、跑马射箭比赛，此外，还有射弩、秋千、摔跤、陀螺等比赛项目。荡秋千的男女犹如一只只窜向蓝天展翅飞翔的燕子直冲云霄，让人看得激情豪迈而头昏目眩；射弩的场面也十分引人入胜，一个个射手拉满弓，放上箭羽，端平弩子对准靶子，“嗖”的一声，箭羽正中靶心，“哇！”观看的人群爆发一阵喝彩。夜晚在灯影下吹唢呐唱乡戏的、弹三弦对白族调的、吹芦笙的，欢声鼎沸，尽情展露“一年一回三月街，四面八方有人来；体育赛马竞技能，唱歌跳舞做买卖；诚心换得坦然对，买情卖愿莫后悔；生意不成仁义在，人生途旅赶大街。”三月街情蕴。

看过赛马会等竞技表演，品完永平黄焖鸡等美食，徜徉街市，随心所欲，买了土特产，乘兴而来，尽兴而归。所见所闻所感的逸闻趣事总是听不够，三月街聚会与结缘，人与人之间，各民族兄弟姐妹之间的情谊，也是说不完、道不尽。在这样的氛围中，人的聪明智慧和感情都有机会得到尽情的释放。

如今，大理三月街已拓展了商贸区域统一规划，设有十二县市“一县一品”区，包括云南好物区、特色美食区、民族工艺品区、农特产品区、中药材区、黄焖鸡及小吃餐饮区等多个功能区域，以更加广阔的情怀迎接四面八方乃至五洲四海的中外宾朋，把滇西高原各兄弟民族“唱歌跳舞做买卖”为主的大型民族商贸集会，升格成享誉国内外、声名传扬天下的大型盛会。大理三月街，最让我难忘，始终成为我心中最为留恋和牵挂的一个情结。